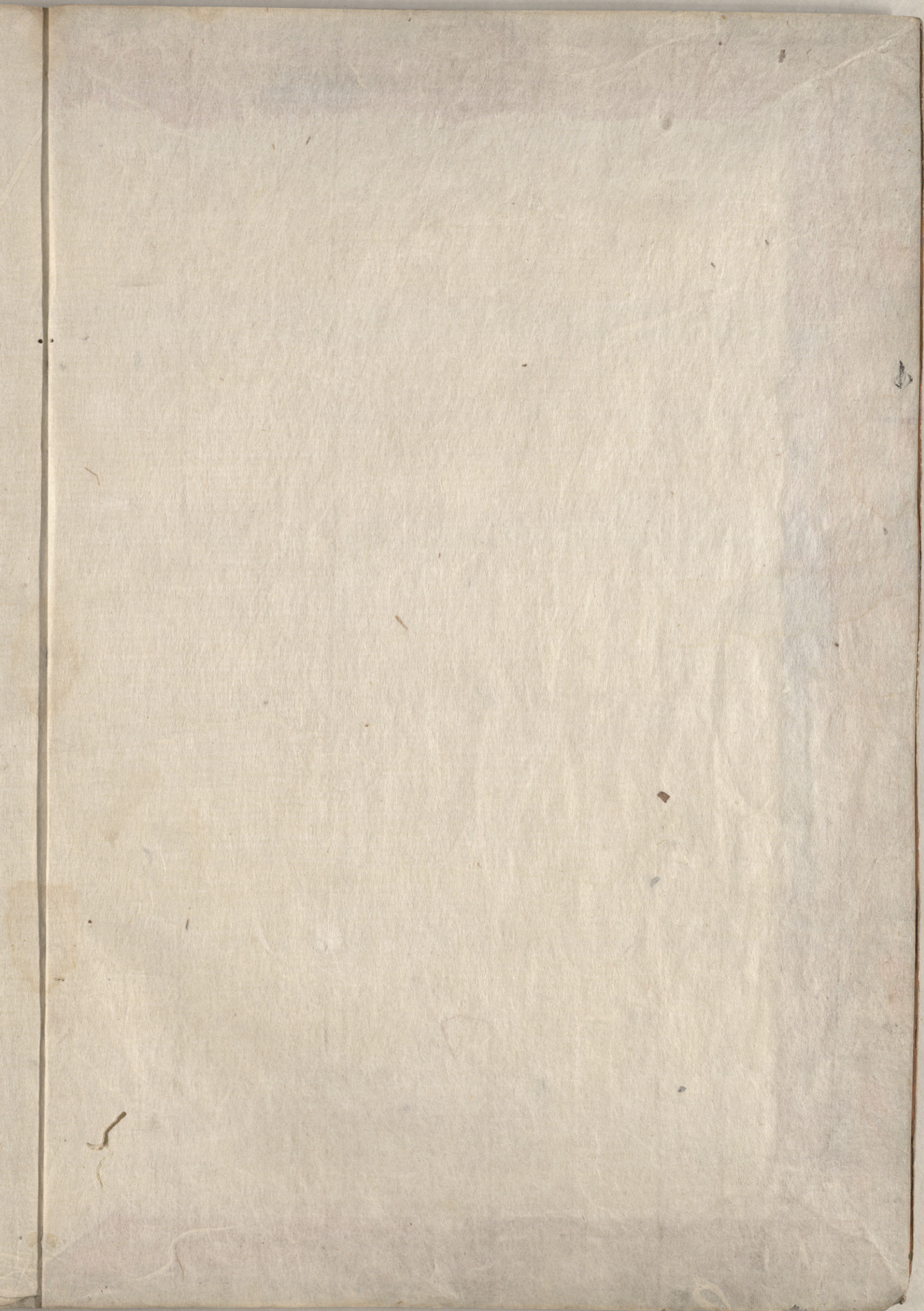


尚書

借記

二



尚書卷第四

湯誓第一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相湯伐桀紂自謂不韋不穀外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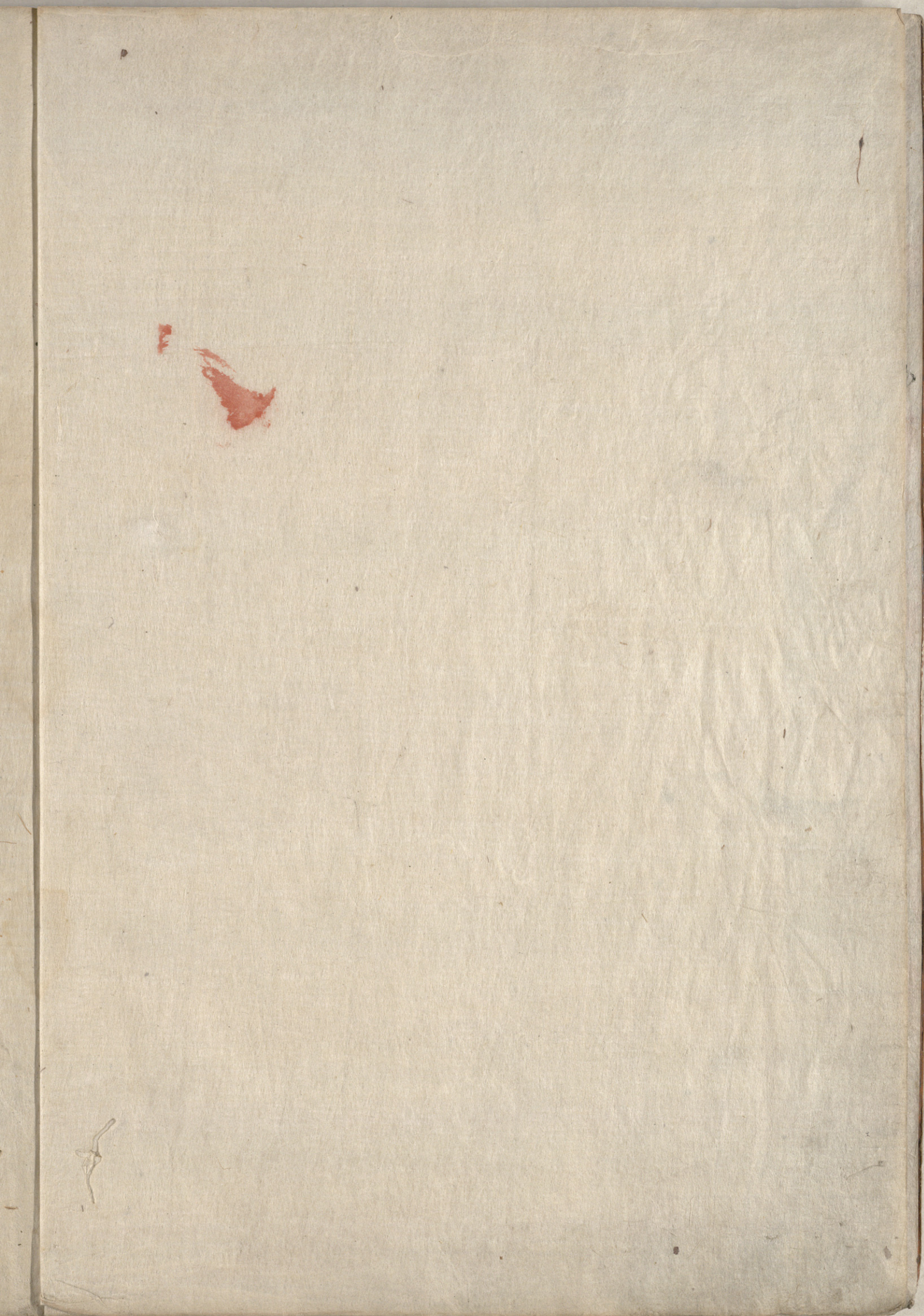
神文德在桀謂予獨斯之豈知自是也曰作

湯誓湯曰嗚呼三有邦三有君罔民之愆

天既降命于茲小子曷敢行爾

有罪爾謂我小人也予將用爾

言爾言予將用爾言爾言予將用爾言



尚書卷第四

湯誓第一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陬。出其不意。陬在河

曲之南。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

湯誓。湯誓。

戒誓其士衆也。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遵以為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

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令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

我衆舍我籍事而割正夏也汝汝有衆我后桀也言奪民

農功而為予惟聞汝衆言不憂我夏氏有罪割剝之政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取不正今汝其曰夏桀罪誅之

罪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夏王率遏衆亦如我所聞之言

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

之邑居謀有衆率怠弗協日曷喪予及

汝皆亡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

殺身以夏德若兹凶德如此我爾喪桀

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

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偽不實也

爾不從誓言不用命也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

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勳德故較

命割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作夏社疑至後世無及向龍者故不可而止

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夏師敗績湯遂

從之大崩曰敗績遂伐三朶俘厥寶玉三朶國名

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
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

也。王以禮神使無水。誼伯仲伯作典寶。二臣
早之災。故取而寶之。作典

寶一篇言國
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腹而還。仲虺作誥。

為湯左相。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
奚仲之後。相天子會同曰誥。成湯

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代桀武功成。故以
為號。南巢地名。有慙

德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
不及古。道我放天

去子常不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曰嗚呼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惟天生

聰明時又。言天生聰明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天乃錫王勇智。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

繼禹之功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

奉順天命而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

下。言託天以行虐於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

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

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

莠若粟之有秕

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

大小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子之德言

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

道之惡有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邇近也

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德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德

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勉於德者

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

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

業。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乃葛

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

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

代。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著矣。曰奚獨後予。怨

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

也。辭。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謂

初征自葛時佑腎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

良則進之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弱則兼之則

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則有亡道則推而

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德日新萬邦惟懷志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自滿三九族乃離日新不憚急王懋昭大德建自滿志忽溢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

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子聞曰能自得

師者王求賢聖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

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鳴

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殖有

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欽崇天道永保天

命王音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復歸于亳作湯誥湯

誥義以伐天下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誡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義告萬方之衆

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

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極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放天下百官言殘

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

不能堪忍。虐之甚。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

罪稱冤。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政善天福之福。過天禍之。故下災。肆台小子。異以明桀罪惡。謂寤之而桀不改。

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謂行天威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

聿求元聖。與之勳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也。聿大

聖陳力謂伊尹故桀除民之穢是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

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天命弗僭。賁若草

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

木同華民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

家國諸侯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

家卿大夫

天地謀以求衆心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

深淵危懼之甚。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戒諸

之更始。彝常。愒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守其常法。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

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

故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嗚呼尚克時

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咎單作明

居。啓單臣名主土地之官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没而

太甲立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九三篇伊訓

作訓以教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

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賓而告奉嗣王祗見厥祖。居

喪主侯甸羣后咸在。在位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

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

懋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

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

莫無也言皆安之

暨鳥獸魚鼈咸

若

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

假手于我有命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多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

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

于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

懷

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

則家國並化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

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網紀有過則改居

上克明。言理為下克忠。事上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以至於有萬邦。茲

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敷求哲

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制官

刑傲于有位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傲戒百官

曰敢有恒舞于

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常舞則荒淫樂酒日酣酣歌則廢德事鬼

神曰巫言無政

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徇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畋畋獵是淫過之風俗

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

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推頑靡親比之是謂荒亂之風俗

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

家之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

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匡自匡正臣不可

若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鳴呼嗣王。請下土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止

祇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相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任一家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爾惟不德。罔

六。隆厥宗。苟不自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隆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伊

尹作太甲三篇太甲

戒太甲故名篇

惟嗣王不惠

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

諫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常日在之諫是也言敬奉

天命以承順天地

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

遠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

王命於其身惟安天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

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

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作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

在亳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

西人之道德不能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

其業以取滅亡能終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

辟忝厥祖能終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伊尹乃言

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奕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

明其德坐以待且而行之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

開道後人言訓戒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

德以自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由度機機有度

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欽厥止率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王未克變未能

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巳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言習行不義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

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

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王祖桐宮居憂往入

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桐宮居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

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冕冠也踰作書月即吉服

曰民非后罔克昏匡以生無能相匡故后非

民罔以辟四方君須民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

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

佑商家是商家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欲

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

儀法度以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災逭逃也言天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

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

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伊尹拜手稽首

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拜手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

使信德合於羣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並

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

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王懋乃德視乃厥

言忻載君來無罰言仁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袒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奉先

思孝接下思恭

以念祖德為孝視遠惟明聽

德惟聰

言當以明視德朕承王之休無斁行如

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民所歸無

常以仁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

者則享

天位艱哉

言居天子之位

德惟治否

德亂為政以德則治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

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法終始慎厥與惟

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先王惟時懋敬

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今

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

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

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無輕民事惟難為力

難之事必重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慎

終于始於始慮終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人以言弗違汝心必以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鳴呼弗慮胡

獲弗為胡成一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

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君罔

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臣罔以寵利居

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邦其永孚于休言君

臣合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
咸有一

德
即故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伊尹既復政厥辟
還政
將

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者歸邑
曰嗚呼天難諶

命靡常
以其無常故難信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

九有以亡
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夏

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能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厥有命
言天不安桀所為廢

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天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代桀為

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亨常也所以有九有之師爰革

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惟吉凶

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

一天降之善不一
天降之災是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

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

喪後是乃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

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臣為上為德為下為

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其難其慎惟和

惟一其難無以易其慎無以輕之德無常

師至善為帥德非一方以善善無常至協于

克一言以合於能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

之言故又曰一哉王心則能一心德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為土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發

道是明王之事衆民所以自生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正則為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能整齊萬夫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若所以成功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

其所行功作沃丁各單忠臣名作伊陟相大

戊伊陟伊尹子太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

怪二木合生七日伊陟賛于巫咸作咸又四

篇賛告也巫咸太戊賛于伊陟告以改作伊

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仲丁遷于囂太戊子

地作仲丁陳遷鄰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地

作何亶甲亡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

